

第〇六六册

方輿彙編

職方典

順天府部

圖一
(卷) 輿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順天府部紀事二

職方典第三十四卷

順天府部紀事二

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太祖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兵拒于居庸關之西

契丹志吳王遣使遣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州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旬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

遼史太祖紀神冊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

太祖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郭地理志太祖援石晉自潞州廻入幽州幸大悲閣指白衣觀音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爲中國帝即此也因移木葉山建興王寺春秋告賽尊爲家神太宗紀會同九年九月閱諸道兵于漁陽西

食貨志太宗以燕城北有市百物山侍命有司治其征

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糧易地理志每季春弋獵于延芳淀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鶩所集夏秋多菱芡國主春獵衛士皆衣墨綠各持連鎗鷹食刺鵝雉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鵝擒之鵝墜恐鵝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鵝飼鵝得頭鵝者側賞銀絹國主皇族羣臣各有分地

遼史本紀聖宗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米信北度拒馬河與于越休許對壘南北別營長六七里五月戰于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

遊幸表五年幸路縣西放鵝擒鵝

統和六年四月幸延洪寺

十一年正月幸延芳淀

本紀統和十二年正月朔鄆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疏舊渠

十三年正月幸延芳淀

十四年四月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十五年正月幸延芳淀

聖宗本紀統和十九年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于鹽溝

遼史列傳燕京留守蕭孝穆乞於巨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巡邏

百官志開泰七年沿巨馬河宋界東西七百餘里特置戍長一員巡察

興宗本紀重熙十一年冬十二月幸延壽寺飯僧詔

宋史觀擊鞠十二月以宣獻皇后忌暨王真皇后忌素服輒飯於

憫忠寺重熙十二年正月如武清縣遊獵

重熙二十三年冬十月開闢秦寺鑄銀佛像曲殿在京因

松漠紀聞國少浮屠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米六十休致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

嵩山集契丹主鴻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

遼史天祚帝紀乾統四年十月鳳凰見于鄆陰

天祚帝紀保大二二年蕭翰破宋師于良鄉

天祚帝紀保大二二年春正月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澤十一月蕭德妃五表千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自潰

遼高勳爲南京留守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

燕北雜記遼俗每年正月一日以糯米炊餅用白羊髓和丸如拳大行宮寢帳內各散四十九丸戌夜各於帳內意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居七日乃出

遼史遼俗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繪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人日煎餅食庭中謂之薰天燕北雜記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

遼史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八月為悉達太子生辰雕木為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為樂

燕北雜記遼俗三月三日以木雕為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者下馬跪進勝者酒勝者於馬上接盞飲之

遼史夏至日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八月八日遼俗屠白犬于寢帳前七步墜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于其上

燕北雜記遼俗九月九日打圍關射虎少者為負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食之

遼史遼俗至日帝御天祥殿北南臣僚常服入朝依位賜坐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闔或五或七等賜膳及茶若帝得國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使遼錄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中于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鵲號海東青打鷹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流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于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職官分紀契丹於開寶七年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遣雄州孫全典願講好于朝廷八年遣使克沙骨慎思奉書來聘自是乃通使矣

太平治迹統類宋太宗謂宰相曰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于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于古北口以東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自絕南牧矣宋

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古曷基堞猶存將來平定幽朔至于數處置戍可也

截江網太宗既平太原遂觀范陽得汾晉幽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

太平治迹統類太平興國四年六月車駕北征幸城西隅督諸將攻城命曹翰米信率兵屯東南隅軍士掘蟹以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慮救將至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諭句不下遂詔班師

玉壺清話太宗征幽州曹翰為東路豪塞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送風至帳翰促令擐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寇兵於城下

遼史末熙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并猶熱熬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末熙竟趨幽燕卷甲而還卒如贊言

王氏聞見近錄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契丹甘心沙漠遜矣有敕例郎君於越者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走定州

宋史本紀雍熙三年三月辛巳曹彬克涿州乙酉曹彬敗契丹于涿州南殺其相贊斯

東都事略雍熙三年詔曹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戰於岐溝關我師敗績

宋史河渠志淳化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資庫廩且為備禦焉

宋史潘美傳太宗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清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

宋琪傳端拱初琪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劉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

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轍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竝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竝

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

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幽壁此水沿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

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東山中防遏北是新州鵠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隔遼西避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

丹陵東北橫壘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以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自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淡旬必克幽州管內

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淡旬必克幽州管內

洎山後八軍開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數恩澤以懷之奚啻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成非叛黨此藩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會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膏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開為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未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膏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通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為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陳貫傳貫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鹵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鹵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

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耶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願糜給賜予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

宋史食貨志端拱二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荒蒲廢蛤之饑民賴其利

宋史儒林傳胡旦上平燕議曰幽州在北門之外天時地利人事皆在可伐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與師北兵遇春夏則旃裘皮屨羊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膂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乘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於此矣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荷塞斷山

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遠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然有退無前逆壘不足平猾寇不足殄也宋史列傳楊應詢知霸州塘泺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為長衢落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

萬姓統譜丁罕霸州人淳化中知霸州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之

畫境錄契丹待南使樂列三百餘人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已

淶水亭雜記遼曲宴宋使酒一行屠羹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觥

何承矩傳承矩知雄州咸平二年適有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懼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易則人馬交渡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咸平五年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汎舟直入千乘縣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爲非便罷之

馮拯傳拯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

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飽河爲陣其形勢可取勝前歲王顯達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

霸州志宋眞宗咸平五年春二月霸州大水傷害民

田

乾興六年霸州大水

東都事略宋眞宗崩仁宗遣使告哀于遼主遼主集蕃漢臣舉哀令燕京惻忠寺置眞宗靈御建道場百日

霸州志仁宗嘉祐二年二月霸州地震夏四月幽州

地大震壞城郭壓死者數萬人

宋史志仁宗嘉祐二年四月地大震壞城郭壓死者數百人

宋史章頴使契丹至紫雲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

夢溪筆談章頴使遼死遼無棺視至范陽方就殮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東都事略劉敞奉使契丹博聞彊記素知山川道里契丹自古北至柳河迴曲百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其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契丹不虛敝知相顧驚媿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

如此不敢易也

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知其名以問劉敞敞曰此所謂駭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人歎其博物

辛齋詩話蘇子由賀遼生辰既至國人問大蘇學士

安否子由涿州寄詩誰將家語到燕都識底人人問

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臥江湖子瞻得詩

次韻云鼯鼯年來亦甚都時聞鳩舌問三蘇那知老

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

夢溪筆談往歲六宅使何承矩議因陂澤之地瀦水

爲寨欲自相度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泛船置酒賞蓼

花作蓼花遊數十篇因命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

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湯懷

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淀於是自

保州西北沉遠深東盡滄洲泛枯海幾八百里悉爲

瀦澤其闊處有及六七十里者至今爲藩籬而澱淤

之處皆變斥鹵爲美田而魚蟹菰蒲之利人亦賴之

宋史列傳宣和二年既得燕山趙良嗣言頃在北國

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夷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

欲拔幽薊歸朝漚酒於北極洞下祈天爲約

方輿紀要范村在州西南宋宣和四年童貫伐遼至

高陽關遣种師道總東路兵趙白溝辛興宗總西路

兵趙范村既而與宗至范村爲遼人所敗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四年春正月癸酉金人破遼中

京遼主北走三月丙子遼人立燕王淳爲帝金人來

約夾攻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且招諭幽燕五月乙亥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

撫副使庚辰以常德軍節度使譚稹爲太尉童貫至

雄州令都統制种師道等分道進兵癸未遼人擊敗

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旬丙戌楊可世與遼將蕭

幹戰于白溝敗績丁亥辛興宗敗于范村六月己丑

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

遂詔班師壬寅以王黼爲少師是月遼燕王淳死蕭

幹等立其妻蕭氏秋七月壬午王黼以耶律淳死復

令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

統制甲申种師道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散官安

置九月戊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王黼大惡之

詔除名勒停廣南編管已未金人遣徒孤且馬歇等

來議師期甲戌遣趙良嗣報聘於金國己卯遼將郭

藥師等以涿易二州來降冬十月庚寅改燕京爲燕

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癸巳劉延慶與郭藥師等統

兵出雄州戊戌曲救所復州縣己亥耶律淳妻蕭氏

上表稱臣納款甲辰師次涿州己酉郭藥師與高世

宣楊可世等襲燕蕭幹以兵人援戰于城中藥師等

屢敗皆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癸丑以蔡攸爲少

傅判燕山府甲寅劉延慶自蘆溝河燒營夜遁衆軍

遂潰蕭幹追至涿水上乃還十一月戊寅金人遣李

靖等來許山前六州十二月丁亥郭藥師敗蕭幹于

永清縣戊子遣趙良嗣報聘于金庚寅以郭藥師爲

武泰軍節度使辛卯金人入燕蕭氏出奔壬辰使來

獻捷丙申貶劉延慶爲率府率安置鈞州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人遣李靖來議所許六州代租

錢己未遣趙良嗣報聘求西京等州辛酉以王安中爲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

山府丙戌金人以議未合斷橋梁焚次舍夏四月癸巳金人遣楊瑛以誓書及燕京承順順景州來歸庚子童貫蔡攸入燕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先爲金人盡掠而去童貫奏撫定燕城庚戌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是日班師五月以收復燕雲賜王勳玉帶以王勳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是月金人許朔武尉三州金主阿骨打殂弟吳乞買立六月乙酉郭藥師加檢校少傅丙戌遼人張覺以平州來附秋七月起復譚預爲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八月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是月蕭幹破景州薊州寇掠燕山府郭藥師敗之幹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十一月金人取平州

宋史紀事本末政和元年九月童貫謂遼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光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兒童貫使遼道蘆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名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諫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倖

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遣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王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親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資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爲之備帝聞之不樂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于是謗士效忠而儉人乃讓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

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武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城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費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釁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實予補承務郎後竟爲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曰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爲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鈴轄趙隆普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其此當有殊拜降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司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在外在內

爲主而嘗逸在外爲客而嘗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我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食糧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擊兵不止應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莊兩圖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悍桀之衆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比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

規算平天下幸甚書三下省黼讀之大怒摺撫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五月乙亥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驥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陞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與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矣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槌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與宗亦敗于范村六月己丑神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貴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伏闕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于王黼

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己未金人開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己卯遂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諸州並賜名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于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蘆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蘆溝南幹分兵斷餘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置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熾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

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諷之藥師還猶進安遠承宣使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約但求石晉路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路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劉景楨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瓊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允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

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矣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蘆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僉務使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

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瑛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五月庚申以王勰爲太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勰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勰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慶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遣張致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禧里殺撫安亂者州民推殺鎮州事耶律淳死殺知遼必亡乃藉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殺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殺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殺狂妄寡謀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殺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殺曰契丹八路七路已

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于粘沒喝曰彼無慮也乃昇平州爲南京加殺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途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殺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于遠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殺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祥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祥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殺又訪于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殺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殺之殺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祥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瀾借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祥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瀾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殺內附殺乃遣張均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勰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殺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瑨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

頗失上意王勰梁師成共薦瑨代貫雲中之地積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八月遣蕭幹引兵破景朔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爲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衆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冬十月詔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致爲節度使時金人間殺叛遣閭母率三千騎攻殺致率兵拒之于營州閭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致遂安以大捷聞朝廷拜殺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十一月金幹離不攻平州閭母之金人以閭母無功而還乃復使幹離不督閭母攻平州會張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致戰於城東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詔殺張致函首以畀金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致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殺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殺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與殺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爲兵端云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

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通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于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河四川閬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執宰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于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宜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遣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敦不給糧遂至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王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禳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

紀事本末宣和七年冬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復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科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為元帥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路都統閼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閼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州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計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廷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鼓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五介儒撤離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社貫聞之氣概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通還京師知太原府張

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置貫置師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方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己酉金幹離不入檀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名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于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奉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週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微矚耀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兒禍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州至三

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率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北盟會編十月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進曰契丹四軍以全師抗我燕山可搗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安渡瀘水至安次徑赴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次日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鄉民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陣於憫忠寺

九朝編年備要藥師遣人諭蕭后降不從合戰至晚不解蕭幹亟來救或告藥師城外應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冢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圖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絕城下還者數百騎而已

謀夏錄蕭幹者本奚人番名夔離不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兒四色軍馬故號四軍大王

封氏編年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蘆溝未動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琉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於賊求自遁之計召諸將諭以糧餉不繼不即引還久恐生變次日燒營及輜重奔還師大潰

松漠紀聞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寺曰大覺招提竹林瑞像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東都事略童貫蔡攸帥師入燕號撫定勒碑於延壽寺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於碑留十日乃回

宰輔編年錄王安中罷中書左丞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兼知燕山府制曰惟燕山之作屏應析木以奠方念撫綏之維新在阜成之有術雲霓之蘇大旱爰契羣情文武之憲萬邦適符予欲特輟政機之要出臨朔塞之雄

北盟會編安中行上悉出內府金玉器及耕鑪視凡之屬畢備使至燕陳於州寢以誇大焉

靖康小錄初得燕山以蔡靖爲大帥用降將郭藥師副之藥師每偽出獵動逾旬日與金人通謀靖察其意逆料其必叛屢言於朝李邦彥等專事蒙蔽奏每不達

陷燕記藥師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略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大金有難通之路亡遼無可事之君宋主載嘉泰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而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依敢忘困獸之猶鬪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可犯今也北面祈天地之量并容

浮溪文粹衛公肅敏使金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相見問其儀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宣政雜錄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不食而去

東都事略吏部員外郎傅察接伴賀正日使人於玉田縣幹離不脅之使降副使蔣黈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

燕雲錄二聖之北狩也道君由滑潯至燕山淵聖由淮揚至雲中既至燕山二聖兩寺居處七月上旬於昊天寺相見親王東序駙馬西序道君居在左面淵聖居在右面皇太子祁次南面酒五盡禮畢而歸

燕雲錄道君以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於延壽寺駐蹕所取本朝輅輦逍遙子俱在延壽寺安放七月中旬鄭后體違和淵聖諸后同來延壽寺候問

燕雲錄淵聖至自雲中駐蹕燕山慈惠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宗女等千餘人別居仙露寺日給米一升半月支鹽一升二聖同聖眷起發中京金人納絹萬疋道君分賜百五十疋與仙露寺宗室作冬衣

老學菴筆記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於燕山慈惠寺暇日同行寺中有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十五卷目錄

順天府部紀事三



職方典第三十五卷

順天府部紀事三

金史太祖本紀天輔六年六月上親征遼八月遼主遁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德勝口銀木哥出居庸關妻室為左翼婆廬火為右翼取居庸關戊子次居庸關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木哥妻室陣于城上乃次于城南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知政事康公弼簽書劉彥宗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釋之甲午命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

太祖本紀天輔七年正月甲子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詔曲救平州癸酉以時立愛言招撫諸部是月己卯宋使來議燕京西京地二月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是月改平州為南京以

張覺為留守五月南京留守張覺據城叛六月閻母敗張覺于營州上不豫八月戊申上崩于部堵濛西行宮

金史列傳太祖自將襲遼主於大魚濛留輜重於草濛以撻懶為奚六路軍帥領之習古迺婆廬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迺婆廬火乃合於撻懶

粘割韓奴傳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

完顏希尹傳遼兵屯古北口宗翰使婆廬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為後援渾黜聞遼兵眾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妻室請行渾黜至古北口遇遼游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追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開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眾

拔离速傳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額遼兵淹至古北口奮擊大破之

婆廬火傳習古迺追蕭妃至古北口

大金國志粘罕攻居庸關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沿皇太妃嶺以寇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于是居庸亦潰

金人遂入居庸

金史列傳太祖取燕京婆廬火為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遁去

金史太宗本紀天輔七年九月丙辰即皇帝位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十月閻母及張覺戰于免耳山閻母敗績十一月命宗望問閻母罪以其兵討張覺

庚午宗望及張覺戰于南京東大敗之張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軍中張忠嗣張敦固以南京降遣使與張敦固入諭城中復殺其使者以叛

三年冬十月甲辰詔諸將伐宋以諸班勃極烈果兼領都元帥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閻母副之自南京入燕山丁巳以閻母為南京路都統瑋喝副之宗望為閻母劉彥宗兩軍監戰十二月甲辰宗望諸軍及宋郭藥師張企微劉舜仁戰于白河大破之蒲覓敗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藥師降燕山州縣悉平

四年宗望使吳孝民等入汴問宋取首謀平山童貫譚稹詹度及張覺等十一月起汴閘月克汴城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

五年夏四月宗翰宗望以宋二帝歸冬十月辛未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六年以宋二庶人赴上京歸田類藁天會五年迎旂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奉安於憫忠寺

大金國志天德二年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燕間謂漢臣曰朕裁遣二百本俱死何也

漢臣曰自古江南為橋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地寒惟燕都地暖可栽蓮蓮子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兵部侍郎何十年亦曰燕京地廣土堅

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主曰可遷都上京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遷待臣為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時內外臣僚上書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難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

相張浩張通左右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四年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於燕貞元元年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

金國南遷錄初忠獻王粘罕有志燕都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庫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將軍韓常葉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開國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

金史海陵煬王天德三年三月詔尚書右丞張浩等增廣燕城建宮室四月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美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

貞元元年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初海陵過此祠持杯致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

金史海陵紀金海陵煬王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內寅如大房山營山陵六月乙未命右丞相僕散思恭太宗正丞相拔魯如上京奉遷山陵七月辛酉如大房山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啓土賜役夫人絹一匹九月己未如大房山丁卯上親迎梓宮于沙流河親射

磨以薦十月戊寅奠梓宮于東郊己卯梓宮至中都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磐寧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不承殿戊申山陵禮成

金史海陵紀正隆元年二月庚子謁山陵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

長安客話固節驛以縣得名金主亮荒淫不道使唐括定哥殺其夫節度使烏帶而以定哥爲貴妃又納其叔母爲昭妃復召葛王烏祿妃烏林答氏妃謂烏祿曰妾不行上怒必殺王我當自裁不以相累行至良鄉驛妃問何名左右以固節對妃曰我得死所矣遂自殺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金海陵煬王謀南侵命戶部尚書蘇保衡造戰船於潞河

正隆四年二月修中都城

金史海陵紀正隆四年二月造船於通州詔諭宰臣以伐宋事十月乙亥觀造船於通州六年二月徵諸道水手運戰船

金史列傳大定元年十一月殺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謀事殺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於三河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年六月戊寅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奸細己卯詔守禦古北口及石門關八月萬戶溫迪罕阿魯帶與奚戰古北口敗焉

世宗紀大定七年正月上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

冊寶禮

金史天文志大定七年四月朔日食伐鼓應大門內九年八月初日當食以雨不見伐鼓於社用幣於應天門內

金史河渠志大定十年議決蘆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救宰臣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

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則奔流善崩崩則淤渟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蘆溝爲清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

金史窩幹傳溫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窩幹收合散卒萬餘人時時出兵寇邊傳古北口興化之間

金史五行志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且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尚書省奏此蓋假尸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于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亂人倫止付孝善

金史選舉志金大定十三年八月於憫忠寺策試女

直進士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後忽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達於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

金史禮志大定十九年有司言蘆溝河水勢泛決囓民田乞官爲封開神號禮官以祀典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廟二十七年奉旨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金史本傳初蘆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徒畢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勿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

續文獻通考大定二十年正月敕建仰山棲隱禪寺命元冥顯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金史禮志世宗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冊曰古之建邦設郡必有名山大川以爲形勝我國家既定鼎于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蒼秀渾厚雲雨之所出萬民之所瞻祖宗陵寢於是焉依仰惟岳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章俾列於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官備物冊命神爲保陵公申敕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樵采弋獵著爲令

續文獻通考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二十五五年五月蘆溝決於上陽村

金史河渠志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八年四月命建女直太學五月詔蘆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

大定二十九年六月章宗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年二月成敕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馬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于觀望也遂從之

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徽次羅山

金史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閏月作蘆溝石橋

大定二十九年置萬寧縣以奉山陵

金史列傳世宗將幸金蓮川梁襄上疏極諫曰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遠禁帝王之藩籬也行宮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階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况今又有宮闕并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回北向之車安處中都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世宗納之

石葺譚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正月以玉田縣行宮

地偏林爲御林大淀漢爲長春淀有長春宮其殿曰芳明二十四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二十六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二十七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世宗既殂後主如春水改都南行宮爲建春又改遂城行宮爲光春而長春不書矣

金史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戊午名皇太后宮曰仁壽二月戊辰更仁壽名隆慶三月壬辰朝於隆慶宮六月丁酉幸慶壽寺作蘆溝橋八月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謁奠諸陵

金史列傳明昌元年十月阻鞅復叛內族襄出屯北京會率牧吳丹德壽施鎮等據信州叛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聞服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

金史地理志明昌二年更萬寧縣奉先縣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三年三月癸未蘆溝石橋成

金史禮志明昌五年爲壇于景風門外東南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又爲壇于端禮門外西南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是日祭雷師于位下

金章宗明昌五年饑奉御蒲察五斤擅開倉賑而後聞

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禘之祀乃築壇於景風門外東南端地與圍丘東西相望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嫫氏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嫫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觸於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

甬進熟皆如大祀儀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二月雷震毀應天門右鵠尾

承安元年九月朔幸天長觀

泰和元年二月幸天長觀

二年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

三年十二月賜天長觀額為太極宮

金史五行志泰和四年三月大風毀宣陽門鵠尾

大金國志泰和五年八月築古北口東陘二城

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八年四月宋獻韓侂胄等首于元帥府五月丁未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

金史禮志鑾駕出宮前一日有司設大駕南薄於應天門外尚輦進玉輅於應天門內受尊號羣臣次於大安門外奉迎開寶至應天門宣赦日於應天門外設香案

金史五行志金大安二年十一月大悲閣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三三尺人近之即滅凡十餘日自是都城連夜燐燐三三處三年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

金史列傳移刺益為霸州刺史郡東南有隄久頽圯水虞為害益增修之民以為便

金史完顏佐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敵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敵住副之成直沽寨

中州集王啓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章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即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使還出為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參政馬公宣徵盧公尚書郭公為五老會

金史隱逸傳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

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川畝千復之終身

二老堂雜志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稱其首歸獻於朝同館王龜齡目為魚頭公聞金人貴此魚一尾直與牛同

金史李英傳英還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通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與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徒單鎰傳鎰改上京留守中都戒嚴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入衛中都徵拜尚書右丞相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瑋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談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

言不至此

金史衛紹王紀大安三年總管萬戶瓜頭屯古北口金史列傳統石烈執中分其軍為三軍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

金史本紀大安三年二月通元門重關折九月蒙古軍至中都十月遣泰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元門外至寧元年五月起胡沙虎

武衛軍三千人屯通元門外八月胡沙虎自通元門入殺帝中都妃嬪皆束裝至通元門

金史完顏綱傳胡沙虎遷衛紹王於衛邸召完顏綱囚於憫忠寺

金史五行志金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遇弒是日海水不潮寶坻鹽司懼其虧課致禱無應九月宣宗即位乃潮

金史宣宗本紀貞祐元年十二月朔上御應天門詔諭軍士

金史五行志貞祐二年六月潮河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裏門關至老王谷

大金國志貞祐二年車駕還汴發中都至良鄉亂軍亂殺主帥降蒙古

聖武親征記甲戌夏四月金主南遷留太子守中都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元給鎧馬還宮契丹軍驚逐殺主帥素溫而叛共推斫谷北涉兒札刺兒為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遣軍阻蘆溝使勿得渡斫谷等使其裨將塔二兒帥輕騎千人潛渡水腹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水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

宣宗貞祐四年大饑人相食

金史列傳興定四年張甫封高陽公以雄萬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刺衆家奴移屯信安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鎮安府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遂全鎮安未幾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棚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實不重不足以使人擬應募者遷忠顯校尉仍賞錢五千貫詔從之

金史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貞祐初爲戶部郎中以部兵守順州時通州圍急晦攻牛關山以解通州之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及順州受兵晦誓死不去將士總城出降被執不屈以死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贈祭祿大夫樞密副使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視承奉

金史忠義傳本甲法心薊州猛安人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耶城破死於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而死

金史忠義傳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扎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扎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扎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金史金因遼俗重五日插柳毬塲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鐵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鞬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衆爲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塲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鞬擊入網囊者爲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韃木柄其中而朱之

潛溪集金源之制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月之間羣臣一進起居表

海陵集予憩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罍酒二罍銀魚牛魚二盤餅盤皆金銀爲之升龍交錯形製甚精古且并令留之古樂府曰月穆穆以金波又曰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金罍之名其取諸此乎然金罍者金運其將闌也銀魚長尺餘比南方者尤大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或云可與牛同價故名又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清冽使至嘗被賜女真人多釀麋爲酒醉則殺人盛饌以薦粉爲貴以木杵貯之其藩黑色以生葱蒜韭之屬置於上臭不可近又俗重茶食阿姑打開國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釘高數尺所至供客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鍋最大

圖繪寶鑑赤蓋君實女真人居燕城畫竹學劉自然頗有意趣

僧智海居燕中善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順天府部紀事四

職方典第三十六卷

順天府部紀事四

元史太祖本紀太祖六年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迭入關抵中都

八年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制守之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遮別迭取居庸與可忒薄制會

元史列傳木華黎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

元史列傳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既還報太祖遂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關既破中都大震

元史移剌涅兒詣太祖軍門獻十策帝召見問爾生

何地對曰霸州因號為霸州元帥

元史石抹字迭兒仕金為霸州平曲水營管民官木華黎率師至霸州迎降

元史列傳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鬆哥以步兵萬二千人糧車五百輛援中都石抹明安將三千騎往擊之遇于涿州宣封寨獲鬆哥合住遁去盡得其輜重

元史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輪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神撒將四百騎迎戰石抹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于永清將戰命士卒伴敗金兵來追迴擊大破之死及溺死者甚衆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

元史列傳元太祖將兵南下中都降王概進議田野久荒而兵後無牛宜差官盧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用其說得數千頭分給近縣民大悅復業者衆

元史張禧傳張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元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為金守其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

元史列傳楊傑只哥從阿木魯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凡三往乃降

元史本紀睿宗過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

元史祭祀志世祖中統二年九月奉遷祖宗神主於

聖安寺

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十月詔平章政事塔察兒率軍士萬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

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十月指揮使李伯祐率餘兵屯潮河川十一月分蒙古軍為二枝烈門從麥肯出居庸口駐宣德德興府訥懷從阿忽帶出古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諸衛軍由檀順州駐潮河川

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十一月勅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

中統三年立古北口驛

四年正月罷古北口新置驛三月亦黑迭兒丁請修瓊華島不從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元年二月發北京都元帥阿海所領軍疏雙塔漕渠

元名臣事略至元二年都水少監郭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兵興以來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上納其議十二月潰山大玉海成勅置廣塞殿

元史食貨志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煎熬辦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二鹽場

元史河渠志至元三年四月巡河官言雙塔河時將